

演唱作品丛书



铁笔记工员

· 山 歌 剧 ·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演唱作品丛书

鉄筆記工員

• 山歌剧 •

(根据王杏元的小説《鉄笔御史》改編)

夏 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鉄筆記工員

・ 山歌劇 ・

夏 浓改編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光孝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記証粵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統一书号: 10111 · 647

书号: 2226 · 787×940毫米 1/32 · 1 印张 · 16,000字

1964年8月第1版

196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100 定价: (5)八分

內 容 簡 介

这是根据王杏元的短篇小说《铁笔御史》改编的山歌剧。

作者描写了记工员真萃和她的叔叔李万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，辛辣地嘲讽了李万本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；在曲折的斗争中，突出了记工员大公无私、坚持原则的精神。

作品写得生动流畅，并对原作有所取舍和丰富。

時間：春耕前。

地点：广东省客家地区某农村。

人物：李真苹——女，十八岁。

李万本——男，五十多岁。

真苹媽——女，五十多岁。

〔二幕前。

〔李万本上，他腰挂竹篓、镰刀，手拿釣竿。

万本：（唱）正月拐子〔注〕睡大觉，

二月拐子恶恶叫，

三月拐子肥出油，

劈劈卜卜田里跳。

（东边大拐叫“恶，恶！”）

大拐大拐报名了！

（西边細拐叫“啍，啍！”）

細拐細拐等食釣！

哈哈！

报名了，等食釣，

东边跳，西边叫，

（拐子叫“恶，恶！”）

〔注〕 拐子即青蛙，“拐”也写作“蛲”。

跳得我，心里焦，
(拐子叫“啗，啗！”)

叫得我，心里笑！
拐子拐子你莫叫，
大拐細拐来食釣！

(釣拐，拐子不上釣)

大拐不食万本釣，
細拐四处逃命了，
东釣风来西釣声，

唉！

秆綁蛤蟆气难消！

(賭气丢下釣竿，歇息)

(快板)我是李万本，

人人把我叫忘本。
任他鼓足干劲叫，
名上广东对我也无損。
做人不为己，
人家才說你蠢。
其实忘本不是我，
倒是我那侄女真笨才忘本！
当初教她学算盘，
只想朝內有人我脚跟稳，
侄女是个記工員，
我阿叔不就有后盾？
怎知教会徒弟打师傅，

她处处同我鬧矛盾！
我說竹，她說笋，
我說糖，她說粉；
我去犁地早收工，
她說犁得不大合标准；
我来釣拐喂“三鳥”，
她說我誤勤；
我說馬馬虎，
她說扣工分！
过桥抽板不認亲叔叔，
黑炮回头打我黑將軍。
咳！若不講究点“公私合营”，
我怎养得“三鳥”一大群？
各位眼光看得准，
你說誰人是忘本？
誰人是忘本？

內声：李忘本！

万本：什么？还說是我忘本？

內声：割麦子去罗！

万本：嗤！你打什么岔？你是先鋒队，你就先出工。我呀，我是后勤部嘛！（向观众）我这后勤部，和軍隊的后勤部，是大大的不同！我这后勤部，是后出勤部队！嘿嘿，嘿嘿！

內声：忘本啊！嗨！提防鉄筆記工員，又扣你工分呵！

万本：（扬扬得意地）嘿嘿！真笨还能来扣我工分？

（五句板）矮凳子，碰跌人，

矮凳就是李真笨。

我諸葛孔明計策妙，

一包玻璃做伏兵，

伤她两脚血淋淋。

搞倒真笨不能出勤，

別人不能扣我的分，

万本又当后勤部，

拐子一門九族遭我擒，

我家里“三鳥”吃了又重几斤！

这就叫做“公私兼顧”嘛！

（掏出手巾裏着的紙包，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紙，里面是人民币三十元）

（五句板）近来蛋类好价錢，

你們看！（續唱五句板）

三壚卖了三十元！

下壚将錢买猪仔，

明年卖猪把牛牵，

我副业一年胜一年！

（把錢仔細包好，藏在腰間）

（拐子叫“恶，恶！”）

万本：連这只老拐，也敢罵我！“恶，恶！”恶正得人畏！

(拐子叫“囑，囑!”)

(唱)大拐“恶恶”来罵我，

細拐帮声还唱歌，

丟掉釣竿来捉你，

(学猫叫“妙，妙!”)

老鼠遇猫你死过多!

(扑拐，掉了錢包不觉。一会，匆匆欲下)

內声：忘本！你到哪里？

万本：我上厕所去呀……

內声：我是問你，像火烧屋一样，去哪里呀？

万本：我就是上厕所嘛!

內声：廁所在这边，你怎么向那边走呀？

万本：那是队的廁所，我给队积肥，队里記不記工分呀？(向观众)嗤！我沒那么傻，不会到自家廁所去积肥。(下)

〔真萃背一袋黄豆，拄着木杖，跛着脚上。她两只脚掌伤未痊愈。〕

真萃：誰看见我阿叔么？就是人人叫他“忘本”的那一个。哎！这人容易认，你看他出工，腰挂竹篮，手拿拐釣，听到拐声就滿田跳，沒錯，就是他!

(唱)听说阿叔又偷工，

懶汉看样就跟从，

队长事多顧不得，

有人怕事装目蒙。

轉眼已是清明前，
春收春種緊相連，
只怕歪風助邪氣，
我人在家中心在田。

阿叔落后我痛心，
總是恨鉄不成金。
今早送豆上門去，
想勸阿叔做好人。

聽說阿叔未出工，
送豆上門又不见踪，
料他定是又捉拐去，
我才彎路到田中。

〔真萃媽內聲：“真萃，真萃！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真萃：唉呀！我媽又尋我來了。我且避一避她。

（避下）

萃媽：（上）真萃！（向觀眾）哎！我的真萃，是個又聰明、又孝順的好妹子，就是脾氣太硬。她住在隊里的保管室，也不知是哪個斷子絕孫的死鬼，狼心狗肺，在她房門里，丟下一包玻璃碎，割到真萃兩腳掌，就像米篩眼一樣。咳！傷在妹子腳掌，痛在娘的心上。這個傻妹子，十條大索也捆不住她，不知又到哪里去了。真萃！真萃！（尋真萃下）

真萃：（从隐避处上）我已經十八岁了，媽还当我是孩子。不过，誑去誑轉来，我的脚实在也好痛，走一步，好似脚踩針，走两步，从脚痛到心。还是休息一下，再寻我阿叔去。

（拾到万本掉下的錢包）噢！是誰丢失了一包东西？（欲打开，又住手）不軟不硬，不方不圓，一定是錢！对对！我且把它收起，等人来認取。（发现万本从远处走来）哈哈！我阿叔来了！我且看看他做什么把戏！

〔万本垂头丧气，寻找丢失的錢，上。〕

万本：（唱）运衰食水牙撞断，

一下失落三十元！

有灾本該別人受，

偏偏灾祸把我纏！

地是有耳我罵地，

天是有眼我咒天：

天灵无圣无黑无白乱降祸，

瞎眼偏心橫肠吊肚顛倒顛！

〔拐子叫“恶，恶！”〕

万本：（恼火地）“恶，恶！”

（唱）都是拐子你罵衰，

一罵万本祸就来。

（举鑷劈拐，拐钻进石縫）呵！钻进石头縫里去了！

（續唱）你会钻进石头縫，

我連石头也劈开！

〔劈石，把鑊刀劈坏。〕

〔拐子跳开，躲在真萃背后。万本爬在地上，繞过真萃两脚，左扑，右扑，沒发觉眼前的障碍是真萃两脚，竟迁怒于此障碍，举鑊欲劈真萃两脚。〕

真萃：唉呀！（跳开）

万本：（一怔，发觉跳开的是人脚，抬头往上看，吓得倒坐地上）啊！你……

真萃：阿叔！我的脚，受得了玻璃碎，受不起一鑊刀呵！

万本：你，你脚伤未好，怎么又下田来了？

真萃：是呀！有人就希望我不要下田。

万本：（假惺惺地）不知是哪个，暗伤你两脚。要是給我捉到呀，我就把他（举鑊一劈）杀……

真萃：呵呵！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！

万本：哼！怎能客气呀！

真萃：我看，还是客气点好！

万本：无客气！

真萃：不客气，早就刀起头落了！

万本：（一惊）啊……可不是我呀！

真萃：我也沒讲是你呀！（向观众）真是“此地无銀三百两”！我早就怀疑是他了，果然……哼！……（欲发作，又忍住）咳，也罢！（向万本）阿叔啊！古話讲得好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要是伤害我的人，能够改过自新，不再

偷工誤勤，脚伤倒是小事，我不計較。

万本：（旁白）怎么她話里有骨？

真萃：阿叔！

（唱）人家田里去做工，
你发动剿拐大进攻；
队的镰刀惹你什么气，
为何拿它当作出气筒？

万本：惹我什么气？……（想起丢錢的事）唉！我真該死，真該死！

真萃：（向观众）嘿！我阿叔，今天态度大不同！

万本：（唱）万本今日正知差。

真萃：（唱）会知差錯就不差。

万本：（唱）怪我思想太麻痹。

真萃：（唱）知过必改頂呱呱！

万本：（唱）我越想越似刀割肉。

真萃：（唱）从今以后要爱社。

万本：（唱）几多工分都难补。

真萃：（唱）放下屠刀成佛爷。

万本：我，我……（难过极了）

真萃：阿叔！

（唱）你也不必太难过。

万本：（唱）心里痛过死阿爸。

真萃：（唱）痛得深来改得快。

万本：晚了！

（唱）我无了猪獠无牛獠！

真萃：你怎么啦？

万本：我，我失落三十块钱……（竟至要哭）

真萃：（又感意外，又生气）啊！原来你哭那三十块钱啊！

万本：不哭钱，我哭什么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怎不哭呢！

真萃：咳，泥蛇我当大黄鳢！

万本：吊颈你说打秋千！你还当我爽快呢！

真萃：咳，你啊！……

万本：我，我怎么？

真萃：你怎么把钱带在身上呀？

万本：不带在身上，你叫我放在哪里？

真萃：存入信贷社，利己利公家。

万本：信贷信贷，怎比自家衣袋！还是自己藏着好。

真萃：有什么好？

万本：煨烧！

真萃：嗤！阿叔，莫给钱烧死啊！

万本：给钱烧死，心也甘愿！

真萃：（向观众）这不成了守财奴了！（向万本）阿叔，信贷社，你不放，放在家里也妥当呀！

万本：一群“三鸟”，屙屎拉尿，潮湿啊！

真萃：你就放高！

万本：老鼠来咬。

真萃：放在箱肚。

万本：就怕賊古。

真萃：嗨，那你含在嘴里好啦！

万本：（打自己的头）該死！我就是不該帶在身上！
（又难过起来）

真萃：你这錢，荷包装着？

万本：咳！当初舍不得买荷包。

真萃：竹簍里放着？

万本：又不是喂拐。

真萃：手巾包着？

万本：还裹了五层紙。

真萃：（出示手巾小包）哪！这是不是你的？

万本：啊！（搶过来，怕飞走似的抓紧）心肝宝贝！这回
变作鯛鳅，你也莫想溜！

（不亦乐乎地哼起来）

风吹竹叶滿天飞，

怎料竹叶轉竹尾！

（向真萃）到底你是我的侄女！

真萃：原来就是你的侄女嘛！

万本：（唱）叔侄总是骨肉亲，

亲人能不顧亲人？

手指拗入莫拗出，

你爸地下也安心。

真萃：（唱）阿叔过去常誤勤，

工分少来收成就少分。

我送黄豆来給你，

只望阿叔今后莫誤勤。

阿叔，莫嫌豆少，“一錢灯草十分心”啊！

（送豆）

万本：唉呀呀！（接豆）

（唱）真萃今日有我心，

真是祖宗积德深。

只要你今能悔过，

往事我不記在心。

真萃：什么？我悔过？悔什么过？

万本：（伸手拔来真萃胸前的英雄牌鋼笔）真萃啊！說实话，阿叔不怕老天塌下来，就怕你这英雄牌！以后呀；莫再同阿叔“矛盾”了！

真萃：阿叔，真萃方向走得对，高山拦路不回头！

万本：啊？

真萃：像你今日这样，出工又捉拐，就不对了！

万本：什么不对！古人說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誅地灭”，我这还是“公私兼顧”呢！

真萃：阿叔，老皇历翻不得了！

万本：呵！这样講来，又要扣我工分？

真萃：公事公办啊！

万本：扣了不止一次了！

真萃：最好是无第二次。

万本：真萃，我說你扣多了！

真萃：多一厘不扣。

万本：呵！少了？

真革：少半厘不成！

万本：唉呀！四寸笔仔，輕輕一划，你不花錢，我也“超生”呀！

真革：阿叔！記工分，关系千百家的生产和分配，鋼笔虽四寸，笔尖挑千斤啊！

万本：叔侄一家人，何必太認真！

真革：不，金山难买一划，亲爹不註半分！

万本：啊！你斗争性强！

真革：按原則办事。

万本：嘿！这支鋼笔，真是“鉄笔”！（悻悻递还鋼笔）

真革：不，阿叔！笔尖是金的，永不生鏽。

万本：好一个共青团員！

真革：这是党的培养！

万本：哼！一手拿枪，一手送糖，好狠的心肠！

真革：阿叔，私归私，公归公，怎能这样讲！

万本：好呀！

（唱）俗話凡事不过三，

为何你鉄笔这样尖？

把我工分一扣还再扣，

半点差錯不包涵。

真革：（唱）一馬不走百馬停，

你行邪路別人跟；

我不公正把分記，

道理怎能服得人？

万本：嗨！道理一斤几个錢呀？